

2505

綏江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一輯（总第十二輯）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綏江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编辑组 编

绥江文史资料选辑

第 十 一 辑
(总第十二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绥江县委员会
文 史 资 料 编 辑 组 编

1998年12月

3653/11

《绥江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组

编 审：徐亨仁 潘成学 王应忠

主 编：王家杰

编 辑：钟升平 苟悦梁
 王家轩 牟玉森

校 对：王家杰 钟升平

内 部 资 料

邮政编码：657700

1998年12月

目 录

难忘的虎年春节历险记·····	蒋正录(1)
接管绥江旧政权前后的一些情况 ·····	张光智 杨成荣(11)
忆解放前夕绥江青年革命斗争片段·····	杨昌隆(17)
随129团菜子沟剿匪 ·····	胡荣生 杨昌隆(22)
解放前夕组织后坝椒子坪农民协会纪实·····	吕汝馨(25)
征粮剿匪中的一段经历·····	苟坚白(27)
接管绥江田赋管理处及过渡情况 ·····	李世权 李楚海(30)
文革时武装远征松溪始末·····	张顺麟(32)
绥江中学整风反右运动侧记·····	钟升平(37)
一桩民间纠纷案·····	吴定芳(42)
岳阳部队入绥剿匪总结报告(节录)·····	王家轩摘抄(45)
绥江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经历·····	杨万荣(49)
● ● ● ●	
大跃进中绥江第一炉钢诞生记·····	吕汝章(54)
绥江粮食统购统销概说·····	陈光友(58)
记绥江双河公路桥的修建·····	毕 秋(61)
大汶溪水电站的建造过程·····	毕 秋(63)
双岗俱乐部·····	许万利(68)
绥江刊物及其·绥江文化·····	凌白丁(70)

绥江县修志史略……………荀悦梁(74)

忆“文革”初期活跃在绥江农村的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
……………吴正清(77)

绥江狮灯昭通夺魁记……………朱冬才(80)

回忆绥江县人民医院的发展……………吴锡枫(83)



清廉耿直的凌荫庭

……………朱明先 凌发启(86)

堪为师表的吴颖……………朱明先收集(91)

参加绥江人民银行工作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韩 翰(94)

我在绥江人民医院的四十年……………缪毓衡(102)

缅怀战友张仲仙……………张光智(104)

难忘一次名人的报告……………赵曼生(107)

血染“抢粮”事件……………钟升平(109)

黎明前的绥江……………李泽霖(111)

打抱不平、永离学校……………赵成仁(117)

地嶄、匪首唐文彬……………周高才(119)

凌发启委员谈抗日战争

……………凌发启撰 文史办提供(122)

忆绥江“孜孜学会”旧友……………季金镛(126)

绥江“六九”粮荒记实……………宋学成(128)

忆大跃进二三事……………钟永清(131)

金银山传说两则

……………田成章 荀之富(134)

中城镇大跃进中点滴事件……………牟家礼(136)

难忘的虎年春节历险记

蒋 正 禄

我有生以来度过了几十个春节，大都过了就忘了，唯独1950年那个虎年春节，至今记忆犹新，好像是不久前的事。

（一）

1950年正月初二早晨，我正准备写绥屏一带匪霸活动情况，这类情况我们已向驻屏山的解放军提供过好几份了，这时又想起了一些该补充的事。突然苟坚白闯进家来，边喘气边说：“老蒋，不对头了，解放军从屏山撤走了！陈超的便衣队昨天晚上就到了乘彝场，很快就会下来了，老姚在河对门等你商量怎么办！”这消息来得太突然，我有些怀疑，便问：“你们是怎么晓得的？真不真啊！”“怎个不真？我和杨昌隆、张星垣在老姚家里过年，昨晚我们在乘彝场一家商店看人玩牌，忽然，老姚的一个叫范锡华的亲戚跑进来，把老姚拉到一边悄声地说：‘你们还不快走，陈超的便衣队进街了！’老姚马上招呼我们从商店的后门溜出，连夜走了40里到了河对门王尔康家。王告诉我们，屏山的解放军腊月三十晚上全部撤走了。我是坐第一趟渡船过河来的，老姚他们在黄桷湾等你，快点去，我还要通知别的同志。”

听他这一说，我感到情况确实严重，答应立刻过河，叫他赶快通知其他的人。小苟急冲冲地走了。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讲

话的妈妈，略带忧虑地递给我两块银元，小声地说：“去吧！下细点。”我感激地望了妈妈一眼，心想，你老人家对我从事革命活动从来没有阻拦过，还支持我，并暗中为我担忧，我怎么说好呢。

小苟乘的那趟渡船还未回头，我顺当地过了河。老姚见面就说：“先到葫芦溪刘文宣家再说，这里危险不能久留。”看来，他们早商量好了，我就跟着走。急行了十多里，到了刘文宣家。

刘和我、老姚是绥江中学的先后同学，抗日战争年代毕业于西安军校，在“中央军”里当过连长，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久离职回家。老姚和他已经有过交往。知道他对国民党政权腐败不满，深信他不会与土匪同流合污，加上他家住在老君山脚相当僻静，所以，他们商量好了，暂时首先去了他家再说。

刘文宣热情地接待我们，当他弄清我们的来由以后，立即找了两个小青年到一两里外去观察动静，并且指给我们如遇紧急情况迅速撤往山上林中去的路径。不久，从平彝司来的人说，陈匪的便衣队开到那里了，队长是绥江的小匪首王绍荣。再过不久，又有人来说，陈超叛逃时拖走的正规军也开下来了。匪徒们驻扎在平彝司，听说明天要开往屏山县城，没有人往葫芦溪来。他们在平彝司散布谣言说：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，美国军队大举进攻中国，解放军抵不住了，只好从这边调人去支援，开走的解放军回不来了。”

(二)

在刘家，我们琢磨解放军撤出屏山的原因，得不出合理的结论。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”之类的谣言听得多了，谁也不

信。假如美帝的军队真的入侵，解放军更要巩固好后方，绝不会丢掉土匪不打就走。想来是剿匪方面有什么新的部署，究竟是何部署？谁也猜不透。五个月后，一位部队首长的谈话才解开了谜底。他说：解放军进驻大西南后，一些同志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，轻敌麻痹，他们认为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消灭了，这点儿土匪算什么。表现在兵力部署上是过份分散。一个连、一个排分守一个点，有的地区甚至分散到一个班了。结果是大面上的土匪骚扰破坏严重，地方工作难于开展，群众发动困难，剿匪形成僵局。西南局发现这一情况后，决定在克服错误思想的同时，集中兵力消灭股匪，1950年2月，西南三省主动撤出了几十座县城。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，兵力集中取得了主动权，不到半年便基本消灭了股匪，地方工作扎下了根，整个局面大为改观。这位首长的谈话我们当时是无从得知的。现在我们到那儿去找解放军呢？我们大家估计，解放军走得不会远，很可能在龙华寺附近，因为它是屏山一个较大的乡场，与屏山、绥江呈边长各90华里的等边三角形，驻在那里，可以随时出击绥、屏两地的敌人。

按照这一估计，我们商定了一个翻越老君山去龙华寺找解放军的方案，由姚鹤图、张星垣和我去完成。杨昌隆相机回绥江，通知大众学会的同志提高警惕，作好应变准备，等我们找到解放军摸清部队的意图后，再回绥江共同研究、学习如何配合部队剿匪的问题。

大家又想到，去龙华寺的途中，我们三人很可能遇上土匪，不化装不但难通过而且是很危险的。老姚记起中都有家姓杨的地主在沐川的老小市附近有土地出租，因此提议化装成背脚，说成是给杨家背租子的。大家同意了，请刘文宣找人来

给我们剃光头，又借来烂衣服和大背箩，买来竹麻草鞋和棕皮，还为我们做了够吃两三天的心包谷粑。大家边准备边设想路上可能遇到的情况，碰上土匪盘问，怎么回答才不会露马脚，想了许多，心里才比较踏实了。最后，张星垣说：“老蒋很少和‘二房上’（匪徒）的人打交道，谨防说漏嘴，最好装成‘哈宝儿’（傻瓜）”。我想了想，同意了。

（三）

正月初三凌晨三点左右，我们起床把各自的衣帽鞋袜脱下留在刘家，包上烂帕子，穿上破衣服和竹麻草鞋，脸上还抹点柴灰，相互看看像个背脚，都忍不住笑了。于是吃了饭，背上背箩，告别主人和老杨，向老君山走去。

天空阴沉沉的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不能打火把，也不能甩蚊烟照路，怕惊动山脚几十户人家的看家狗，引起一片犬吠。好在我们都有些摸夜路的经验，腿脚抬高些，步子迈得小而轻，慢慢地走出山脚小村子。开始上坡时，路好找一点了，因老君山庙宇香火鼎盛，每年三次观音会，朝山拜佛的善男信女很多，上山的路相当宽阔，黑暗中的路面隐约可见。

山野静悄悄的，除了我们自己轻轻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外，什么也听不见，而且越往上走越静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东方天空呈现鱼肚白，路边杂树的枝丫开始看得清时，几声雀鸣才打破了山林的沉寂，接着四边的山雀叫个不停。又过一会儿，山下的村落渐渐看得清了，回首来路，估计上山已有十多里，平安乡的敌人已远远甩在后面，大家的心情方得轻松一些。老姚和我都没有走过这条路，除了问问前面的路

径外没有什么话说。我从小就爱看这郁郁葱葱的老君山，对它那直插云霄、形如笔架的山顶神往不已。这时真想细看却又不能细看，只好失之交臂了。

山路越往上走越崎岖，有时是溜沙路，有时是凝子水顺着淌的不规则的石级。路旁灌木、乔木、矮竹与杂草丛生，很少看到一块耕耘过的土地。八、九点钟光景，我们爬完了三十里上坡路，来到了主峰下鞍部，去龙华寺要由此下山了，佛寺还在峰顶不能顺便去看了，只好望着主峰上那一眼不见边的参天大树密林，微微叹了一口气。

下坡几里，我们遇到一户人家，便进去了解情况。屋里有父子俩，父亲五、六十岁，儿子三十来岁，看上去都是老实庄稼人，我们借火烤耙，边和他俩攀谈。当我们问到龙华寺驻扎着什么军队时，年青人说，那里被驻解放军，听说驻的是陈司令官陈超的人。至于解放军驻在哪里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告别主人出来，我们商量不能去龙华寺了，改道去沐川。如果沐川找不到解放军，就去犍为，甚至去乐山，不论多远，非找到不可。

(四)

下完老君山，在丘陵地带没走几里，遇到了一股土匪。由于山路曲折，发现时只隔百多米，土匪也看到我们了，让不开，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。这股土匪约有七、八十人，穿长衫的、穿对襟短衣的、戴呢帽的、包白帕的……各式穿戴都有。扛挎的武器也不一，有手枪、步枪、大刀、鸟枪等。土匪像饿狼发现了羔羊，老远就盯着我们，距二、三十米时，十来个匪徒冲过来将我们围住，一个个凶神恶煞张口就骂：“狗日的三个，一定是解

放军的侦探，跟老子们老实点，是不是？”边盘问边搜身翻背篋。我们并不慌张，按照早已想好的对词，张、姚二人回答得毫无破绽！问到我时，我装傻说了“背祖子”三个字就嘟起嘴来，张星垣忙过来说：“先生，他是哈宝儿。”匪徒们盘问不出什么，又搜不到值钱的东西，失望地过去了，只是一个土匪把我的一双旧布鞋拿走。

再往前走十多里，又遇上一帮约百来人的土匪。匪徒们两三个盘问，四、五个搜身翻背篋一无所获，放我们走了。眼看队尾的匪徒已隔百十步了，我们暗自庆幸又过了一关。突然，四个匪徒大声喊叫着跑回来：“站住！跟老子站住。狗日的三个侦探，站住检查。”我们默默地停下步来，暗中思忖：土匪真的认出我们了？可是谁也不慌张。匪徒气喘吁吁跑到了，一句话不说就搜身。好家伙，烂衣服上的每个补丁都摸遍，我的两块银元，老姚的一块都搜去了。匪徒高兴地追同伙去了，老姚松了一口气说：“原来如此！”三人都笑了。不过，我想到钱没有了，为难地说：“这下袋子空了，纸烟也只好戒了。”张星垣笑了笑：“不要紧，昨天做耙我包了三块银元在耙里头，杂种些没有搜到。”我和老姚宽慰地笑了。

又走了二十来里，二十多个匪徒在一个场口拦住我们盘问搜身，一无所获。这时走来一个约50多岁的老头，匪徒们毕恭毕敬地对他说：“黄大爷，这三个说是背脚。”老头摆手说：“我听见了。”示意他们走开后过来问我们见到解放军没有？又问路上听见那里打枪没有？听到我们回答说没有，老头说：“你们走吧！”

（五）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我们到了离老小市五里处，打听老小市有什么队伍驻扎，当地人说，早晨听说陈司令官的人在那里，下午没人去，不知道走了没有。三人商量，不能去老小市住宿，万一土匪来走，我们要受到严重得多的盘查，比路上难混。再说，我们编的话是到老小市背租子，如果土匪问佃户家住那里，姓甚名谁，如何回答？不如就地住下，明天再去，白天好混些。可是，天不黑就在这里找宿处，找什么藉口呢？突然，张星垣指着我的脸对老姚说：“你看，老蒋的脸色好苍白啊！”“嗯，是苍白得很。”老姚心不在焉地点头说，“我走累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”我有点不高兴，心想，这时你说这个做啥子？“你装肚子痛走不动了，我们便好去找歇处了。”张星垣点子出来了。老姚拍拍大腿说：“要得！”我想了一下，只好同意。他俩去了，我坐在石包上等。

过了不久，他俩回来说，找到歇处了，要我装得像一点。于是，我捂着肚子呻吟着随二人进了一间大草棚。一个三十左右的人看着我抱歉地说：“这是间做草纸的棚棚，简陋得很，出门人将就点了。我是帮人做草纸的，我要回家了，还要走五、六里路，不陪你们了。水桶和吃水的碗在这点，水井走那条小路过去不远点。”他说完就走了。

这间七、八十平方米大的草棚还真的简陋。四面敞着，无壁无门，棚内锅灶桌凳全无，地上放着简单的造纸工具和少量半成品，一只水桶和三个土碗，堪称家具的只有那张铺着稻草的大木床了。大概是工人休息时躺的。我们从井边打来一桶冷水，各人打碗冷水下冷包谷粑权作晚餐。吃得满香。饭饱神虚，床上谷草厚，各人扯点作枕头，三人按“杉树尖”的睡法和衣而卧。我说：“黄丝铺盖，黄丝枕头，这辈子头回，安逸！”他俩都笑

了。三人很快就睡熟了。今天连续急走十三、四个钟头，行程一百八十多里，实在是太累了。

天亮前个多钟头，三人都冷醒了。老姚兴奋地坐起来说：“唉呀！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找到解放军了，他们的八一帽徽有斗碗大。”他这梦境立即引得大家兴奋起来。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表示非找到“斗碗大的八一帽徽”不可！不管老小市有多少土匪，天亮了都要去闹！土匪认出来了，就算“革命到底”了！认不出来，找到了解放军要狠狠地消灭土匪。大家重新商量了应付土匪盘查的话语。

天刚亮，我们出发了，半个钟头就到了老小市场口。我们相互鼓励：“沉住气！”大步向场里走去。出乎意料，不仅见不到土匪，连行人也见不着一个，连家禽家畜也见不到一支，两三百户人家关门闭户，悄然无声，好像乡场已被人们遗弃了。唯一的只有铺板上的布告和传单还能表明它的集镇地位。布告和传单有铅印的，有石印的，我们无暇看，只看末尾的年号，标明“公元一九五〇年”是解放军军管会的布告，印着“中华民国三十九年”的则是土匪的宣传品。奇怪的是，两种敌对的印刷品竟然同时张贴着，有的相距不到一尺，也互不覆盖，似乎是河水不犯井水。

我们一声不响地穿乡街，走出两三里远，紧张的心情才稍微松弛下来。三人边走边低声猜测，昨天可能土匪来过这里并未住下。从布告和传单的张贴情况看，解放军和土匪都在这一带有活动，土匪不敢久留。至于那些互不覆盖的敌对宣传品，则可能是保甲人员张贴的，他们谁也不敢得罪，那方交来都照贴不误。

上午，我们顺利地到达沐川城外，远远望见约有一个班的

解放军在道口检查进城行人，禁不住欢呼起来：“斗碗大的八一帽徽！”引得行人十分惊异。我们大踏步地向岗哨走去又故意慢吞吞地从战士身边走过，想在战士盘问时，请他们送去团部。谁知战士只望了一眼就叫走了，倒使我们失望。

进了县城，我们先去张星垣的一个姓卢的朋友家，他是个生意人，见张的穿着如此褴褛十分惊诧，向他讲明以后，他找来衣服给我们换了。饭后，主客四人去茶馆喝茶，我们想多休息一下才去九十团团部。茶刚喝到二开，街上走来三个巡逻的解放军，见我们可疑便进茶馆盘问。老姚神气地说：“同志，不消问了，送我们去团部吧。”战士迟疑了一下说：“那就走吧。”于是，一位战士在前，两位跟在我们后面，行人还以为解放军又抓到土匪的密探了。走到了九十团团部便遇到李参谋长。他惊喜地问：“你们怎么来的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！”边问边和我们逐一握手，请我们进屋坐，叫通讯员送水，然后向三位战士扬手说：“没事，自己人。”我们笑着向他们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他们笑着走了。李参谋长满怀歉意地说：“这次收拢兵力，实在没法通知你们，非常抱歉，让你们受苦了。”我们表示不怪部队的同志。随即将两三天来的所见所闻向他作了汇报。

李参谋长听了汇报后说：“你们这次来得确实辛苦，来了就好了。屏山县委也转移到这里了，我想介绍你们去他们那里住，工作、学习都方便一些。那里离我们团部不远，你们去了欢迎常来。你们的意见怎么样？”我们当即表示同意。汇报时，我们看出他这里的工作确实很忙，一会儿战士来请示这样，一会儿另外的战士又来报告那样。还有来交缴获的战利品的。两三个战士送来几十把大刀，说是刚从消灭大刀队股匪中缴获的。我们看到好笑，所谓打不进杀不进的大刀队，原来不过如此。

李参谋长见我们没意见，就写了介绍信，派个战士送我们去屏山县委驻地，然后和我们握手告别。其实，屏山县委的几位领导同志，我们早已认识。方书记和组织部长热情接待了我们，仔细地询问了途中的情况，然后叫人安排了住处。

从那天起到离开沐川期间，我们都和屏山县委会的同志们住在一起，吃饭也和县委领导同志同桌。县委常给一些文件阅读，开干部大会时通知我们参加，发津贴也发给我们每人一份。开始，县委没有分配我们去搞地方工作，经我们一再要求，才分去城区协助征粮。

遗憾的是，在沐川一个多月里，由于邮电交通中断，我们始终无法与绥江的同志取得联系。直到西昌战役开始，我们随三十师经屏山县城沿金沙江西上时才和大众学会同志重聚。



接管绥江县旧政权前后的一些情况

张光智 李楚海 杨成云

我们随部队来绥，直接参与了接管绥江旧政权工作，忆起这段艰辛历程，至今还感慨万千。可惜相逾40年的今天，好多事件已忘却或模糊不清，虽经采访询问一些知情者，得到一些佐证充实，但仍感欠系统完善，现整理出来，敬请补正。

(一)

说起接管绥江，人们可能还记得五月“端阳”解放军进城，半个月后接管代表到县。绥江县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，是1950年7月19日，也就是昭通地委派出接管代表正式接管绥江民国县政府的时间。（档案资料有记载）在昭通十一个县中是接管较晚的一个县，名列第十位，为什么接管这么迟呢？我们知道的情况大体是这样。

解放前夕，绥江有不少的进步人士，为绥江的解放做过不少工作。都因绥江这块地方情况特殊，地理环境复杂，是滇东北的一个山区小县接壤四川，交通闭塞，匪患顿繁，特别是国民党残军陈超匪部的盘踞骚扰，致使阻扰了解放进程。如1949年春，中共地下党永绥工委副书记胡仁惠同志，从桧溪来绥江联系工作，就遇到二十四岗抢人，被阻在了楠木坪，不能进入绥江。又如1950年初，地下党李炳坤赴绥，又正逢陈超、朱勇在

绥江作乱，堵在盐津普洱渡，也无法进入绥江。因而，绥江的民主革命运动缺乏党组织的领导，无法坚持下去。大批热血青年和革命人士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外出寻找地下党、解放军。他们去永善、过盐津、出四川，上昭通，到者海……等地寻找，历尽千难万险，在所不辞。冯玉麟同志到永善松溪找地下党、游击队时，被国民党233团的匪兵捉住杀害，为绥江解放献出了生命。

1950年3月，昭通已解放，地委及时派出接管代表刘琳、朱君毅等同志赴绥接管。4月5日出发，到了盐津被陈超部属江瀛洲阻扰，昭通专署副专员张伯林亲来盐津与江谈判，又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干六团三营营长赵西去与江谈判，均无效果。当时如用军事手段解决，时机尚不成熟，那时江拥有1000多人武装，我军驻昭主力正抗平恩龙三和永善龙奎坝叛乱，分散了兵力，故一时难于对付江瀛洲匪部。不久经上级批准，将解放军“边纵”六支队永绥大边游击队（简称永绥游击队）调回云南，由基干六团团团长王沛前往四川筠连接回进驻盐津，这一百余武装游击队大大增强了剿匪力量，在盐津欢迎游击队的会议上，张副专员作了形势报告并布置了新的剿匪任务。游击队配合盐津驻军在关斗山消灭了魏绍荣匪部，到木杆镇活捉了向树凯，解放了木杆河，经过不懈的艰苦奋战，才打通了一条通往绥江的山路。

刘琳、朱君毅在盐津期间，先后接见和听取了从绥江冒险到盐津的姚鹤图、蒋正禄、王家杰、张星垣、苟坚伯、邓元强、方达才等同志的汇报，分析了绥江的情况，研究了来绥江的路线。与此同时，刘琳、朱君毅还借盐津培训干部机会为绥江培训了一批地方干部。游击队员李楚海、张光智、杨成云、刘通